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大明奇俠傳
第二十三回 董家莊雁羽安身 烏風洞紅光落草

詞曰：三杯能解萬事，一醉可解乾愁，陰陽和順喜相求，孤寡須知絕後。
財乃富家之寶，氣為喪命之由，助人情性反為仇，持論何多差謬。

右調（西江月）

話說那雁公子一箭射中那只雁左拐，那雁帶箭落在那邊莊上去了。雁公子思想：「只有三支箭在身邊，再失卻一支，便不成群了。」便縱馬上莊來討箭。才走得幾步，只見那莊門開處，跑出兩個莊漢來，一個人拿著箭，一個人拿著射傷的雁，後邊又跟著一個少年的公子，頭戴大紅將巾，身穿大紅箭衣，足下穿一雙鹿皮靴子，腰束玄色裹肚，手提一條棍棒，走出莊門。看見雁公子在馬上，生得雄壯秀麗，料想這雁是他射的，便大喝道：「呔，是那裡來的野人，敢射我莊上的家雁？」這雁公子在馬上聞聽此言，心頭大怒，想道：「好欺負人，怎麼是他的家雁？」便大叫道：「雁是我射的，便怎麼樣？」那人見雁公子說話聲音雄壯，有些膽量，故意將臉一沉，大喝道：「你有多大的本領，敢在這裡撒野？」雁公子也是大喝道：「你有多大的本事，敢不還我箭？」那人道：「你要我還你箭也不難，敢下馬來我手內取箭？」公子仗著自己武藝，便道：「這又何難！」遂跳下馬來，丟了弓箭，大著步走過濠河來。那人見他來取箭，便雙手提起短棍，照頭一下打來道：「看箭！」雁公子見一棍打來，叫聲：「來得好！」將身一閃，早接住了棍，左腳飛起一腳，喝聲：「去罷！」正踢著那人右背，「撲通」跌去。

正是：拳打南山虎，腳踢北海龍。

那人才跌出去，只聽得一聲號子，兩邊跳出數個莊奴，一個個都是齊眉短棍，四面八方，就地滾來。這雁公子吃了一驚，想道：「不好，莫要受了他的傷！」使雙手將短棍就地一拋，跳過數步。不防那些莊奴不分好歹，數條棍子一齊打來，這雁公子左閃右掠後身遮，好不吃緊，一連五六人來了。這雁公子正在危急之時，猛聽鎮莊房放樓上「當、當、當」救聲鑼響，那些莊漢都退進去了。正是：一聲暗號如軍令，四面八方不見人。

雁公子見人多了，心中著慌，忽聽在樓上一聲鑼響，那些人吶聲喊，多四散去了。雁公子心中疑惑，抬頭一看，見那敵樓上欄杆面前站著一群女子，當中女子生得千嬌百媚，頭戴珠冠，高挑雉尾，身穿繡甲，碎砌魚鱗，手拿令旗，分威武。雁公子暗想：「這一定是強盜婆了！待我取弓箭來賞他一箭便了。」才動步，只聽得一聲梆子響，後邊跳出幾個大漢，將吊橋扯起，跳過山澗，將他的馬匹、行李都搶去了。雁公子一見，大叫：「誰敢盜我的行李、馬匹？」趕來救時，又扯起了吊橋，不得過去。回頭一看，只見在門緊閉，那敵樓上的女子也進去了。雁公子急得暴跳如雷，欲要走，又不得過去；要打，又閉了莊門，這正是：守戰俱無策，進退兩難中。

那雁公子正在著急，忽見敵樓上窗子開處，先前那個少年人坐在上邊，叫道：「客官，你要回去麼？」雁公子道：「為何不要回去？」那人道：「你要回去也不難，只依我一件事。」雁公子道：「依你甚麼事？」那人道：「你的箭好，我園中立了一根旗竿，竿上有三個金錢。你若能射過錢眼，便放你回去。」雁公子道：「這有何難？快領我前去射。」那人便自下樓，開了門，引雁羽來到後園一看，只見有五丈高的一根旗竿，旗竿上有三個金錢，有酒杯來大小。

雁公子取了弓箭在手中，站在百步之外，扣滿了弓，望上射來，左手如托泰山，右手如抱嬰兒，一箭射去，正中錢眼；一連三箭，連中了三個錢眼。那人連聲喝采道：「真真好箭！」

忙忙邀請公子登堂見禮。左右村童捧上香茶。茶罷，那人道：「小弟有眼不識泰山，適才多有冒犯，望乞恕罪。請問客官貴鄉何處？尊姓大名？為何單人獨馬來此口外？」雁公子遂將姓名、鄉貫細訴一遍。那人聽了，連忙起身作揖道：「原來雁老將軍的公子，失敬！失敬！」雁公子道：「豈敢，豈敢。請問姓名、家世？」那人道：「公子有所不知：我這是望西關一霸，地名董家莊。在下姓董名仁，單有姊弟兩個，自小學得一身武藝超群，能中金錢眼的，不論貧富，便許終身。今見吾兄如此英雄，真是前緣有定，若不嫌村鄙，願偕秦晉，不知吾兄意下如何？」雁羽道：「多蒙不棄，理當從命，但小弟目下四海孤零，一身無主，母囚京內，父落番邦，不知何日報仇泄恨，才得出頭？如今且要奔到西羌，會合家父，商議歸國，倘若聯姻，誠恐耽誤令姐青春，反為不美。」董仁道：「兄言差矣！救父報仇，乃人子之大節，況家姐年紀尚小，就遲三五年的光景，亦不為遲，日後令尊回朝，有政事，家姐與小弟亦可助一臂之力，不必推卻，就請言定。」那雁羽暗想：「在外舉目無親，不如允下了親，日後也有照應。」遂答道：「既蒙錯愛，怎敢推辭？只是客邊，無可為定。」便將手旁的一張畫鵠弓，雙手奉與董仁道：「就將此弓權為聘禮，請吾兄將此收了。」那董仁見雁公子允了親事，滿心歡喜，遂將弓收下去了。正是：一張弓作紅繩係，已定百世好姻緣。

當下董仁令家人擺席，款待雁羽，分豐盛。那董仁本是關外土豪，百萬家財，無所不有。當日張燈結綵，管待雁羽，在酒席筵前講些武藝，講些兵法，郎舅二人分投機。正是：一朝得會皆非偶，千里相逢是宿因。

話說當晚二人傳杯弄盞。直吃得盡醉而散，董仁命四個家人在內書房鋪設牀帳等件諸事，服羽安身。一宿晚景已過。再言次日，董金瓶小姐見雁公子武藝超群，不知學問如何，兵法怎樣？想了一會，計上心來，拿出一卷兵書，揀了一個頂難的陣圖，叫兄弟董仁道：「此陣久不排，生了，你拿將出去，叫雁公子在後園排排著。」董仁遂到書房，手拿陣圖，向雁羽道：「弟有一陣圖在此，卻不會排，托老舅丈在後園排排看。」雁公子接過陣圖一看道：「這有何難，這是武侯八陣中的車輪陣，但其中變化無窮，須要演習熟了的人方知進退。」董仁道：「我這裡有百名莊漢，平日俱學過些武藝，頗知號令。」雁羽道：「如此甚妙。」遂同董仁來到後園中，揀了一塊平陽之地，先點了名字，按下隊伍，設立中軍將台、金鼓旗號之類。雁公子手執令旗就上將台，一聲鼓響，揮動令旗，左旋右轉，前指後揮，雖然是百名莊奴，猶如千軍萬馬一般，分威武。只見左盤右旋，不多一時，早排完了一座車輪大陣，只見：兵按八方多整肅，光分五色甚威嚴。

雁公子排完了陣，向董仁道：「還求指教。」董仁道：「豈敢，豈敢。拜服，拜服。」二人說話。不防金瓶小姐在妝樓上看見排完了車輪陣，心中暗喜道：「真將才也！」不多一時，收了陣，下了將台，董仁邀雁羽入內，用過中膳，講了些兵法。自此，雁公子在董家莊安身，每日裡教董仁些武藝。

不覺光陰迅速，早已一月有餘。那日雁羽獨坐書房，思想：「父母不知何日團圓？在此終非了局，還是到西羌尋父為是。」當晚就說要動身。酒到中間，向董仁道：「多蒙舅兄盛意相留，但終非了局，意欲明日動身，到西羌尋父，特來告辭。」董仁道：「既是老姊丈出關尋父，乃人倫大節，不敢相留，只是此去三千多里，單人獨馬，叫我如何放心？我這裡叫兩名莊漢隨你動身，也好作伴，而且路徑熟識。」

雁羽道：「若得如此，足感盛意。」當下董仁置備行李、馬匹，封了三百兩程儀，點了兩名莊漢，置備得停停當當，置酒餞行。

次日五更，雁公子起身，梳洗裝束已畢，帶了弓箭，寶劍，備了馬匹，兩個莊漢裝好行李，在外伺候。這董仁又備了早膳、乾糧，到書房來與雁公子作別。左右端上筵席，二人對飲。那雁公子是住熟了的，一朝分別，心中憂苦；那裡吃得下酒？略飲了幾杯，遂叫人收了。正是：世上萬般哀苦事，無非死別與生離。

董仁也不忍分離，吩咐：「撤去酒席，待我奉送一程。」二人出門，一同上馬，奔西大路而走。董仁道：「老姊丈一路小心，倘到西羌，即寄一信來，使我放心。」雁羽道：「這個自然。」二人說說走走，不覺下去了三里。雁羽道：「老舅兄請回，不要送了，就此辭別罷。」二人下馬，就在草地上拜了幾拜，二人留連不捨，揮淚而別。這正是：流淚眼觀流淚眼，斷腸人送斷腸人。

不表董仁回莊，單言雁公子帶領兩個莊漢，三人騎馬，在路上饑餐渴飲、渡水登山，非止一日，到一個去處，地名烏風寨，周圍三百餘里，都是荒山，當中有一條□字路，南通中華，北通長城，東奔大海，西通西羌。雁公子一行人奔西走了半日，一望無邊，無有人煙，兩邊盡是怪石巍巍，蒼松古樹，中間只有窄路，只容得一人一騎。雁公子看了，向莊漢道：「這烏風寨如此險峻，倒好藏兵---」言還未了，只聽得一聲鑼響，樹林內跳出無數的強人，攔住去路，大叫道：「呔！留下買路錢來，放你過去！」不知後事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